

朝鮮史料汇编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朝鲜史料汇编 (十四)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高麗史（卷一一五—卷一二七）

列傳卷第二十八

高麗史一百十五

正憲大夫工部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李穡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穀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誦年十四中成均試已有聲穀仕元為中瑞司典簿穡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五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服中上書曰草土臣穡言臣聞當國家無事之時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後匹夫之言重於太山臣以匹夫之賤冒進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涓埃之微高深所資芻蕘

之言聖人所取倘蒙殿下曲賜採擇宗廟幸甚社稷
幸甚臣聞經界之正井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
我祖宗創垂之制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未
流之弊豈盡無有而田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強兼并
鵲之巢而鳩之居者皆是也有司雖以公文朱筆先
後定其賓主甲若有力乙使無理而況公文朱筆又
多魚目混珠者乎然此受田之家皆王之臣陳力之餘
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此乃得之是猶楚人失弓楚
人得弓猶之可也至于民之所天者惟在于田數畝
之田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收租者
已至若其田之主一則幸矣或有三四家者或有七

八家者苟力焉而相牟勢焉而相敵孰肯讓哉以是
供其租而不足則又稱貸而益之于何而養其父母
子何而養其妻子民之困竊賊此之由詩不云乎哿
矣富人哀此惇獨殿下即位之初首以田制為務繼
降宥旨拳拳於此深謀遠慮出自聖心猗歟偉哉愚
以為羨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其法誰去
其弊乞以甲寅柱案為主恭以公文殊華爭奪者因
而正之新墾者從而量之稅新墾之地減濫賜之田
則國入增正爭奪之田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人心
之悅國入之增為理之君所大欲也殿下何憚而不
為或曰富人之田難以亟奪積年之弊難以遽革此

則庸君所行非所望于殿下也。若其施為之方，潤色之事，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豈新進小生所能妄議。然其行与不行，惟在殿下誠与不誠耳。近年倭寇侵疆，至貽聖上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与謀猷其所以處之之方，俱得其要。然臣以父憂居濱海之地，謀于野者熟矣。今之計不過有二：曰陸守，曰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之性，猶是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今夫平居之人，不習水戰，故足未蹈舡而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相与枕藉舟中之不暇欲，其坐作進退以与敵人鬪，勇難矣。臣以為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其器械，屯其

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按廉郡守
足任之都巡閱使所何用之折得守令糜費供億如
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為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
民無慮百萬方之泳之是其長技其人又不以耕桑
為事而以魚鹽為利此因此賊離其居失其利怨之
之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奏沿江召募
必其賞賚數十之衆一朝可得以其所長之技敵其
所怨之人其有不勝者乎況殺敵得賞不犹愈于魚
鹽之利乎又以追捕使領之崇在船上則州郡得便
盜賊可敗矣二者禦寇之要道也蓋陸守而不海戰
則彼以我為怯其未可量也海戰而不陸守則

或出其不意而其害有不小矣故陸守所以固我也
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文武不可偏廢
文經武繚天地之道也唐虞三代選武選乎且以兩
漢言之高祖之與楚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無汗
馬之功此文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
武也先武中與之時投戈講藝息馬論遺則其文武
並用經緯俱張而為後世之不可及也由是觀之雖
當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況當昇平之時可忘戰
守之備乎是以先王知其然立官設職崇文重武未
嘗舉此而遺彼焉我國家熙洽漸磨加以東漸昇平
百年民不知兵萬戶之府係皇朝所立既是虛額諸

衛之賊為膏梁所占又且無軍以今佳古雖曰重武而無用武之實矣近以倭賊中外騷然幾不土著又聞中原之民頗染賊腥尚賴皇天眷顧戒亢之深意吾王涵養生民之洪恩今且宴安不民顛沛然居安思危則雖滿不溢思患豫防何憂難圖苟或因循一朝有緩急將何以備之乎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可安然坐視乎況我國東有日本北有女真南通江浙之舡止有朝天之路西走燕山倭賊之來既已倉皇失措至請甲兵江浙之賊萬一帆舡而來女真之人萬一南麾其騎則荷耒之民其遽為十城之卒歟若變起倉卒人皆踣頭無以衛社

稷扶君王矣每慮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舉之科
充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爵祿而作其
氣固足兵精人樂為用庶幾無他日噬臍之患矣者
賁誼當文帝無事之時太息痛哭況今薪火既然猶
復其上乎寧使微臣獲妖言之罪不使聖朝有無備
之訛臣之願也孔子之道大以遠非臣所能贊揚古
今崇奉廟卒規模亦非臣之所能悉論國家內立成
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薄州郡亦各有學規模弘達
節自至緻密規祖宗之意所以崇重儒道者深且切矣
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
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古之帝王有

今名于天下者亦致意于斯耳。歟。下以生知之質。夙慕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下修葺之。今非惟吾儒之幸。實亦生民之福也。然其朋徒解散。齋舍傾頽。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季者。將以作聖。今之季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嗜道未深。而繁華之戎。已勝雕章琢句。用心太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變而之。他誇其技。華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為儒之宗。匹為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弊。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又況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孰肯棄捷徑而趨歧途哉。朋徒解散。齋舍傾

顏良以此大臣伏乞明降條制外 內而學堂

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總而考之陞之成
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
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
生不得與試則昔之格不來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
見人材輩出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
庶尊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為
國佛剎民居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兩
宗為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不惟浮屠之徒浸
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于遊食誠者每痛心焉佛
大聖人也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耻其徒

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為僧者亦與度牒
而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不撤
者即罪守令無使良民不盡斃緇臣聞殿下奉事之
誠尤篤于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
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為喜待
之甚薄不以為怒況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
及持經聽政之餘貽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頓法無
所不可但為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竭防微
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臣願于佛亦
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于碎首但恐濫觴或至于
滔天故冒萬死不惜一言臣又復思惟盛衰相因理

之必然我國家每世幼冲陪臣執權紀綱失墜人思
 其治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為之資當亂極思治
 可以有為之時宜渴于用賢矣未見東帛幾：宜急
 于聽政矣而未見庭燎晰：賢能豈盡登庸姦邪豈
 盡屏退未聞一政之行徒缺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
 治成是犹却步而圖前南轅而適燕臣甚為殿下耻
 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修身之要出治之
 方無過于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擢魁科授肅雍府
 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官如元應舉明年
 赴廷試讀卷官忝知政事杜東彞翰林承旨歐陽玄
 見穡村策大加稱賞遂擢第二甲第二名勒授應奉

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遷
國王授典理正郎藝文應教四年陞內書舍人又
元禮任翰林院掾經歷五年以母老弃官東歸上書
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更兵二邨選也王嘉納
遂以穡為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掌文武之選六年
試國子祭酒遷右諫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七年
以言事忤权貴一時諫官皆左遷穡尚州其夜命
以穡為樞密院右副承宣翰林學士謂宰相曰李穡
才德出眾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無以伏人心自是
忝掌机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王南幸扈從錄功
為一等十一年王聽佛護寺僧言賜田金穡奉御宝

印監試榜王遣宦官命并印賜僧牌稽白曰此事宜
 議諸大臣不可輕易王怒甚稽恐即印牌王怒犹未
 解命停印榜知都食議柳淑諫曰僧以非理干黷聖
 政稽爭之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罪爭臣于理何王怒
 稍霽乃印榜稽上箋辭職曰臨事經情反激怒雷霆
 之下抗躬對影若難容天地之間王不允十二年元
 授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
 春秋館事賜端誠保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難在罷
 閑有大政則必就問焉十四年簽書密直司事十六
 年重營成均館以稽判開誠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
 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尚裏朴宜中